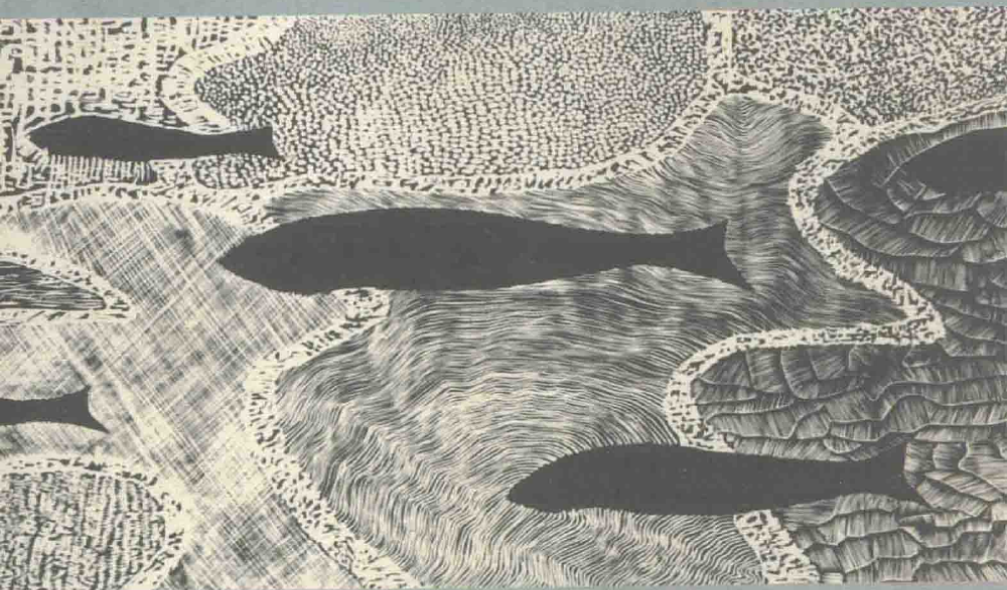




逝水无声

郭寒●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逝水无声

郭寒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逝水无声 / 郭寒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悦读者. 下)

ISBN 978-7-222-05639-8

I. 逝… II. 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4026号

.....

悦读者(下)◎逝水无声

郭寒 著

责任编辑: 杨志强 马清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u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5千
版次	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宜昌市本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5639-8
定价	30.00元

目录

青葱无影

湖边	2
干草地	4
黑色楼道	6
同楼兄弟	8
灰楼泅渡记	18
青春狂奔	20

清江无形

清江,清江	34
车过绿葱坡	38
清江寻源	41
卧龙吞江	46
雨中游鱼木寨	49
土家嫁女写真	53
我在 1996 年的姚家坪	61
车坝的夜	64
跟江娃漂清江	68
水布垭散记	73

- 77 三关夜卧
81 伴峡情思
89 隔河岩纪事
96 访杨守敬故居
100 《目击清江》后记
106 清江告白

行者无疆

- 110 藏地印象
146 想念青海湖
149 三月读漓江
152 看岛记
155 1992 年读三峡

大地无言

- 160 立春
163 一个人的园子
179 亲近土地
185 站杆树
187 绞杀树
190 清江边的树

读不懂城市就读山水 195

生命无痕

生命一种 200

墓志铭 203

铁腥的微颤 208

假如黄山松的那颗种子落在平川 211

在路上 213

三十不立 215

带着清江回城 218

邻居 221

四十碎片 226

后记 256

青葱无影

如今，所有的莽撞冒失皆成笑谈，所有的淌汗流血烟飞灰灭，所有的饥肠寒夜暖意融融。那精壮如一匹悍马、无畏如初生牛犊、单纯如一条溪涧、快乐如一片羽毛的年月，永远是人生的一笔储蓄。它不可再支配，享用，却可一辈子温心暖意。

——《青春狂奔》

湖 边

湖边并没有多大的风，蓝色的波浪却一阵阵滚来，狠狠地撞在石堤上，成为白色的泡沫。

牛儿在湖堤上啃着草。初春的大地，草还浅得很，尽管远远看去，湖堤绿得醉人。

两个年轻人潦草地走了过去，脚步重重地，大口大口吐着烟雾。没听见他们谈论什么，只有他们身上的风衣刷刷作响。

湖边是一所大学。

太阳蔫蔫地照着，牛儿浑身既松弛又懒散。几滴水溅在身上，惊得牛儿一震。牛儿昂起头，向湖上望去。

湖水泛出蓝幽幽的诱惑。浅色的水气升腾着，蓝色的波浪翻滚着，钝拙的水声回荡着。湖水如一颗冻僵的心，发出苏醒后的躁动。

牛儿觉得湖堤在微微抖动。

一个青年就在牛儿一侧的湖岸边作画。那么专注那么忘情，白色的水沫把他那身浅蓝色的衣服溅成深蓝。牛儿看不清青年在画什么，但它想那一定是一张极特异的画。

远处传来火车震耳的长鸣，另一方又有很宏大很悠远的什么声音在应和着。牛儿眨了眨眼，却看见湖对岸工厂的那几个高大烟囱竞相冒出浓黑浓黑的烟。那烟升到很高很高的空

中，把蓝蓝的天变灰。

牛儿又看见一个戴眼镜秃顶老人坐在一处堤凹里。风浪掀得他插在岸上的鱼杆左摇右晃，他却浮雕般静坐养神。

前面的草似乎深一些。牛儿便缓缓朝前啃去。

很久，牛儿敏感地抬起了头。

很远的堤上，两个穿风衣的年轻人狠狠地扭打在一起。

太阳西沉下去了。

牛儿闷闷地往回踱着，它看见几块撕碎的纸片丢在前面。浅绿的堤上，是那么显眼。牛儿用前蹄蹲了蹲纸片，上面有着尚未干透的黑的绿的墨迹。牛儿看不明白，便用腿踢到一边。一阵风吹来，那黑的绿的纸片融进了蓝色湖里。

1987.3

干草地

醒来后，他伸展着四肢，恹恹地伸了个懒腰。

身子底下是茸茸的衰草，叫不出名儿，低着头没精打彩地承受他百多斤的躯体。融融的秋阳下，他倒有一种羽化飘零的感觉。

阳光真好。缱绻，温煦。大地孕妇般，慵困地打着呵欠。

这是一片狭长的草地，一条弯曲的小路茫乱地窜来窜去。午后挟着本书幽幽踱来时，他便为他的发现而欣喜。其实，他走过这里不知有多少次。春天的时候草儿翠得心颤，夏日里草儿一片青葱，他和几个相仿的年轻人打打闹闹地走来走去，但从没停下来。今天也许就是这草地的枯槁衰惫，他才扔开书，一屁股躺下，把散架了似的躯体撂在上面。

他侧过头，望了望那条通向远处那一大片森林般楼舍的小路，眼里便流出几缕怅惘的光来。

又闭上眼，但一点睡意也没有了，便把视线凝聚于歪在草地上的书中，想着心事。

很久，他骤然回头，眯着眼，顺着一些声音，向远处望去。

几个背着红红绿绿书包的小孩童在点着野火。枯草烧着了，冒着烟，淡淡的，他们便手舞足蹈：“哦，烧着啰！烧着啰！”

他一动不动，静静地看着离他越来越近的蹦蹦跳跳的孩

子们。

火烧到离他不远时，那几个玩得正欢的小孩子仿佛才发现他的存在。他们搓着黑乎乎的小手，瞟了瞟躺在地上的他，跳开一程，又蹲下擦着火柴。远方，稚嫩的童音中又飘起淡淡的烟来。

他回过头，向后边望去，小孩子们玩耍过的枯黄色的草地上，闪动着一个个好大好大的黑斑点。

他忽然发现那黑斑在神奇地幻着颜色，引诱着他，并向他叙说着什么。

他把耳朵贴着草地，有一个声音在弹跳：

“烧——着——啰！”

1987.11

黑色楼道

又是那声音。

先是小孩在遥远而神秘的地方脆弱地啼叫，接着是太婆艰涩地呻吟，然后是老翁阴森地狞笑，掺杂着雨泣风啸，在黑色的墙壁间回弹，在黑色地板与黑色楼顶间碰撞，幻化成一种钝实又锐利的声音，在纹割，在撕扯，在吞噬，在幻灭……

又来了，它，你听！听！你惊悸地回转头，耸着耳，一双亮得泛绿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宿舍的门。一支六十瓦的日光灯刚好悬在你的头上，照得你杂乱的头发成一窝衰草，苍白的面孔成一片蜡黄，书桌白纸上那一大片圆圈儿墨黑。

对铺的眼镜兄弟回过头，皱了皱眉，只淡淡地瞥了你一眼，继续把头埋进他小书桌上的那堆永不减少的线装书中。

一瞬，你疲倦极了。便一只手趴在桌上，歪着头，一只手继续你那永远画不尽的圆圈。

这是宿舍楼的顶层。中间是一条顶部高而尖的狭长的楼道。始终是那么阴暗，潮湿，充斥着一股酸腐的霉味，还有青春的腥气。永远，只有那遥遥相对的楼道顶端两个豁口才飘忽进两束亮晃晃的光线。

茫曾经悄悄跟你说，那光线看起来很柔和，踏上去一定极松软，像童年夏日裸着身体追逐的故乡小河的沙滩。茫说这话

时眼睛一直没眨，你第一次发现茫的眼睛里白多黑少。

白色墙壁上那一个个足球印又在向你眯着眼。你觉得那都是眼睛，一只只睁得圆溜溜的灰色大眼睛。迷茫，郁闷，狡黠，希冀。那里面有茫的吗……呼的一声，门被你重重关上。身子还抵着门板，狠命地。

窗外永远在变幻着颜色，缤纷纷纷。一只只褐色的蓝色的候鸟飞过，并不停在你的窗前，只嘎嘎地大叫几声，便拍着翅膀，匆匆地飞向远方。

总是伴着茫的那首《外面的世界》，已唱到天涯海角？

门在响。声音破败，干涩，枯萎，腐臭。你懒得开。你一定是一位宿舍管理员，有着一双浑浊而血红的眼睛的太婆，灰色的衣服上总是佩着一个血红的袖章。

楼下有轰轰的马达声，你惊了一声。等你的头伸到窗口，只是辆小车。那天蓝色的小车早驰入远方的林荫道上。

再闹就叫救护车送你去黄家大湾。那天，眼镜兄弟恶狠狠地对你说。你呆了，那个地方怎么能和你联系在一起？那地方有这城市最大的一家精神病院。你惊过之后伸手就是一拳。然后先笑，后哭。

门又在响。似乎很凶狠，似乎很顽固。你静静地看着震颤的门，深吸一口气，握紧拳头，骤然——开门。

一团黑色气息袭来，长长的楼道空荡寂静得疼人。那两方瘦削的豁口依然浮过秋天爽朗的光芒。有些柔和，有些陌生。

那其中的一个豁口，上一个也是这样的秋天，睡在你上铺的兄弟——茫，踩着那柔和而陌生的光飘忽而去。

他仅仅一跃身子，就完结一切。姿势潇洒，完美至极。

1988.11

同楼兄弟

红高粱,不是一种烈性酒

“红高粱”的来历始于那次他搞的《莫言现象》的讲座。

大阶梯教室的讲台上,他显然有些紧张,面孔微微有些泛红,瘦高的个儿一窜一窜的,是有些像一颗风中摇曳、挺拔的红高粱。外文系的几个女孩便嬉笑着在下面叫开了。

同系的要好哥们中,与师兄“红高粱”更为亲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有些臭味相投。进校时“红高粱”便小有名气,校刊上时常有他评琼瑶热、刘再复现象的大作。虽是鸭背泼水,却也引经据典,便还头头是道。

住四楼的我便常常往下跑。从口袋里摸出一些长长短短的纸片,他便极虔诚地逐字逐句地研读。尔后作吴亮状,点线面体地辐射一通。不过,言词颇为婉转,喜欢说“我个人觉得……”、“是不是……”,然后便是慎慎地看看我,才继续吞吐他的感觉,总令我在畅饮之中,似感到口干舌燥。那时我真有点怀疑他刚刚发在北方一家评论刊物上那篇刀光剑影的关于马原的评论,是否完全出自他的手。

久了些后,我才了解得透彻。我已习惯周末学校电影院如果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也会迁就着我找牌两人“钓鱼”;已习

惯如果食堂饭票完了便大大咧咧地在他屋子扫荡一通，而他一旦在开饭前红着脸木讷地坐在我的床上搓着手，便意味着他是来我这里请求救援。

我们在一起很和睦。尽管我有些不接受那种谨小慎微的女人气，但一个性情宽厚的师兄，一个才气葳蕤的兄弟，这便足以支撑起我们的交往。

二下开始的时候，我明显地感到住三楼的他倒更多地往上跑，几乎是每天。每次，总是轻轻地敲一下门，弄得寝室里的人总以为女同胞光临，手忙脚乱一番，再开门，是他挺挺拔拔地立在门外，满脸歉意。次数多了，只要类似敲门声，便以为是他，就大大咧咧地开，却不时碰上女同胞，弄了几次尴尬，室友有些恼火。

“都是男的，径直推嘛！”我不知该怎样说他。

“这似乎有点不……不礼貌。”他喘喘地申辩。

他来得那样勤，靠坐在床板沿，倒没有很多话。有时似乎有些迷茫，有时又沉醉在什么中。只是曲径通幽地打听我们年级的情况，如果我主动谈点那群女孩子，他似乎更有兴趣。

我感觉他想对我说点什么内心最隐讳的事，却又一时难以启齿。

“你说，对于一个男孩来说，事业和感情哪个更重要？”他说“感情”时声音很低，还谨慎地环视寝室一番。

“你他妈的谈恋爱了？”我真他妈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他真的谈恋爱了。她是我们年级的“级花”，青春诗写得像她本人。具体情况还是后来她告诉我的，她知道我们的关系。那时课间休息，倚着中文楼回廊木栏杆，她常找我聊他，传本书带个条什么的。我当然很乐意，年级里的哥儿们红了眼的公主主动地追我的好兄弟，我似乎也光彩一份。

她崇拜他，他的才华和一米七八的个儿，的确能吸引一大群青春季节写诗的女孩子的目光。

他的精神和才气迸发空前。隔不了几天，便有厚厚一叠稿子送上来。“呵呵，昨晚干了个通宵呢”。那双很有光泽的眼睛和醉醺醺的神态，让我羡慕不已。这使我考虑是不是也该去找个女孩子。

在心里，我为他真诚地祝福。

然而，过了不算太久的一天中午，他蔫蔫地把我喊出去。一路无语。走到学校旁边那个长长的湖堤上，他突然一屁股坐下，哽哽咽咽，接着就干脆大哭起来。

她和他分手了！

哽咽中他说了好多。羞涩男孩子心底深处的好多东西第一次见光。光亮擦出了灼人的锋芒。

我们回去的时候，太阳快落下去了。他软绵绵的，如晒蔫了的茄子。我发现他原来是那样地重感情，又是那样地脆弱。

晚上我气喘喘地找出“级花”。

“红高粱，不是一种烈性酒！”她只说这一句。那双好看的大眼睛也是肿肿的。

我记起下午他哭的时候，也流了好些泪。据说男儿的哭，是没泪。这只是据说。

大将，或关于环城赛跑

认识大将，得助于“红高粱”。

那天“红高粱”兴冲冲地跑上来，“认识个人，也是写小说的。”

“红高粱”难得有这么份激昂的情致，便跟他莫名其妙地往楼下走。

一楼住的是研修生。宿舍里没人，门虚掩着。

室内整理得很洁净。四周的墙，都糊上了一层白纸，还有张贴画：一个很清纯的女孩子蹲在墙上的一块草坪上，向我们脆笑。

走廊上沉重的脚步声愈来愈近。门开了：一位水淋淋的貌似中年的大汉，带着一股深秋的寒气。

听着“红高粱”的介绍，他显然有点激动，刮得光洁的面颊上有水珠闪闪，那双深远的眼里射出一种明净的光。

我们就那么一见如故了。有过军旅经历，又身板魁梧，我便喊他“大将”。

大将常常泡在我臭烘烘的宿舍，嚼着饭，心身却沉浸在室友们那扯破嗓门的牛皮之中。

“二十岁呀！我二十岁那年，那列南去的火车把我扔在四平站。我背着背包，揣一份介绍信，和刚刚领到的五十块复员费，深一脚，浅一脚，在松辽平原一望无垠的野地上走……”

声音很慢，很艰涩。六七双一眼见底的二十岁的眼睛一下子风平浪静。三十岁的深度此时就是无懈可击的城堡。

我有些不明白，他这种经历的人，也怕孤独。有事没事，总爱把我喊去。我便惊异地发现他拥有那么多故事。它们如果构成中篇，足以让马原、洪峰也为之汗颜。

他常常像一只关在屋子里的愤怒的老虎，粗大的嗓门神经质地不时乱吼几声。门板弄得咚咚响，对门的常常探出头来。

那天，他呆呆地坐在桌子上，眼睛望着墙上的那幅画，全然没发觉我进来。猛一推他，“哎哟”一声，他咧了咧嘴。才发现他的手上一片血痕。

“怎么搞的？”我有点莫名其妙。

他没回答，玻璃窗户上有一个刚被砸破的带血的窟窿。一